

基于医案探究王孟英论治情志之郁 对张景岳的继承与发展

蓝皓月 吴炎阳 刘运泽
(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,天津 300192)

摘要 通过对王孟英治疗情志之郁所致疾病医案进行分析,探究王孟英辨治此病的方法及其对张景岳辨治该病的继承与发展。王孟英辨治此病时对心神、虚损二因特别重视,治疗所用补舒兼施、宣通气机二法皆来自景岳学说。调养心神从清泻心火、平补心脾、重镇安神、清养心阴、芳香开窍五方面入手,辨治虚损重视年龄因素及营阴久耗,补舒兼施以清轻涤痰为主,宣通气机以斡旋大气为要,以上皆为其对景岳学说的发展。

关键词 郁证 中医药疗法 王孟英 清代

中图分类号 R255.9

文献标志码 A

文章编号 1672-397X(2016)08-0011-02

王孟英(1808—1867),又名梦隐,自号潜斋,半痴山人,为清代著名医家。习医之初由《景岳全书》而入,其后虽脱却景岳窠臼,力辟景岳温补之非,然细绎其医案,不难发现其对景岳理论的继承与发展。因王孟英位列“温病四大家”之一,后世对其温热类医案研究较多,而其治疗杂病的经验则相对研究较少。故今就杂病门情志之郁一端,结合王孟英医案对此略事探究。

郁,本指草木繁盛,《说文解字》云:“郁,木丛也”,因其有积聚不得散发之象,因而衍生出积(《诗·秦风》毛传)、滞(《左传·昭二十九年》注)等意。而古人将“郁”引入医学之中,指气机郁滞,脏腑功能失调而导致的一类病证^[1]。郁虽为历代医家所重视,但直到明代《医学正传》才将郁证明确提出,此时的医家逐渐开始关注情志因素在郁证发病中的重要作用^[2]。

情志之郁是指因情志不和而致气滞、血瘀、痰壅、火逆诸证,进而至于脏腑失和、损伤脑神的一类病症。其症状表现较为复杂,或胁痛,或气逆,或咽中如有异物梗阻,或欲噫不宣等,总有郁而不舒之象,根据王孟英医案中的情况分析,失眠、纳差、面赤、自汗等表现也较为常见。

1 郁证病机

1.1 情志之郁 首重心神 张景岳在《景岳全书·杂证谟·郁证·论情志三郁证治》中曾言:“五气之郁,则诸病皆有,此因病而郁也;至若情志之郁,则

总由乎心,此因郁而病也。”^{[3]348} 在论述情志之郁时,将心神放在首要位置,谓之“总由乎心”,乃因心为君主之官,主神明,调神志。景岳虽有此学说,却并未详言治法,甚为可憾。而王孟英承袭此说,在治疗情志之郁所致诸疾过程中,尤其重视对心神的调养。细绎医案,其调养心神主要体现在以下五方面:

(1)情志不遂,郁而化火者,以黄连、莲子心、竹叶等清泻心火,如治许芷卿案;(2)心气暗耗者,以甘麦大枣汤平补心脾,如朱氏妇案;(3)心悸不安者,取紫石英“补心气不足,定惊悸,安魂魄”之功重镇安神^[4],如李健伯夫人案;(4)心阴暗耗者,以麦冬、百合、生地等清养心阴,如康尔九令正案;(5)痰蒙心窍者,以菖蒲、佩兰等芳香开窍,如许康侯令堂案。

王氏针对以上五方面的遣方用药之法,或主或辅,或单用,或联用,随证施治,直可补景岳所论之未备。

1.2 情志之郁 证有从虚 张景岳在《景岳全书·杂证谟·郁证·论情志三郁证治》中首倡情志之郁,证有从虚之说。并以虚实为纲,对此病进行论述。

其论怒郁云“方其大怒气逆之时,则实邪在肝……及其怒后而逆气已去,惟中气受伤矣”^{[3]349};论思郁云“思则气结,结于心而伤于脾也。及其既甚,则上连肺胃……下连肝肾”^{[3]349};论忧郁则云“全属大虚,本无邪实……戚戚悠悠,精气但有消索,神志不振,心脾日以耗伤”^{[3]349}。

基金项目: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(81373505)

王孟英承景岳此说,在辨证中对此病虚损的一面尤为重视:如治李健伯夫人,言其病属“谋虑伤肝,营阴久耗”^{[5]152};治朱氏妇,言其“既多悒郁,又多思虑,所谓病发心脾是也”^{[5]152};治康尔九令正,言其病属“阴虚木火上亢”^{[5]154};并在张友三室一案中简明扼要地论述到:“年衰而伤于忧思谋虑,是为虚郁,年壮体坚,而成于惊疑惑惧,是为实郁”^{[5]153}。

景岳分虚实,忧郁之外,多以起病久暂为判,且所言虚损,多指脾胃气虚及肝肾精亏两端,而王孟英从临床实践中补充年龄因素及营阴久耗两方面,使景岳之说更为完备。

2 郁证论治

2.1 郁之虚者 补舒兼施 景岳曾言:“凡临证治病,不必问其有虚证无虚证,但无实证可据而为病者,便当兼补,以调荣卫精血之气。亦不必论其有火证无火证,但无热证可据而为病者,便当兼温,以培命门,脾胃之气”^{[3]39},其注重温补的思想,于此可见一斑。

在虚郁的论治中,景岳亦秉承其一贯温补的主张。如其治疗“怒后逆气既散,肝脾受伤,而致倦怠食少”者,先以五味异功散益气补中,理气化湿,或以五君子煎温中补气,健脾利湿,继则用大营煎、归脾汤之类温补调养。治疗“忧郁伤脾而吞酸呕恶”,用温胃饮或神香散,若忧日深,以致“气血日消,饮食日减,肌肉日削”,则用五福饮、七福饮、大补元煎^{[3]50}。总而言之,先用温散化湿以解其郁,继以温补填精,以益其虚。

而孟英之治,与景岳大异,其法以“舒展”二字为最要,自云“虚郁不为舒展而辄投温补,则郁者愈郁而虚者益虚”^{[5]153}。王孟英认识到,情志之郁,虽有从虚之证,然“七情内动即是火邪,六气外侵皆从热化”^[6],气火燔灼,即煎熬其固有之津液以成痰,实是虚实错杂之候。王孟英在医案中屡屡强调:“谋虑伤肝,营阴久耗,风阳独炽,灼液成痰”^{[5]152}，“七情怫郁,五火烁痰”^{[5]154}，“木热留脂,痰阻气机”^{[5]155},因而在虚证的治法中往往以西洋参、麦冬、玄参、生地甘寒养阴,搭配雪羹、旋覆、竹茹等清轻涤痰,既无伤阴之弊,又可敷布津液,所谓“顾阴豁痰,两擅其长”^[7]。纵亦用集灵膏法填精益髓,亦是在“痰果渐吐,火降汗收,纳谷能眠,胸次舒适”之后^{[5]153},与景岳运用之法判若天渊。

2.2 郁之实者 宣通为要 张景岳在治疗情志之郁的实证中,与前人之一味行气消伐不同。如其治疗“暴怒伤肝,逆气未解,而为胀满或疼痛”或“初郁不开,未至内伤,而胸膈痞闷”时,主张使用由丁香、白蔻组成的神香散以芳香宣化,通调气机。在治疗

“怒气伤肝,因而动火,以致烦热,胁痛胀满或动血”的方药化肝煎中,不仅用芍药、丹皮、栀子诸药清肝泻肝,青皮、陈皮行气解郁,更配以贝母、泽泻二味,前者斡旋胸中大气,后者淡渗利湿,通调水道,一上一下,使治节得行,气机通利。

景岳虽有此治法,然仅偶一为之,王孟英则于此证治疗中,直弃传统温散行气之品,如香附、川芎、砂仁、木香、乌药等而不用,就景岳此种治法扩而充之。其在沈峻扬令妹案中论述到:“情志郁结,怒木直升,痰亦随之,堵塞华盖,故直接不行,脉道不利”^{[5]154},又言“肺既不主整肃,则一身之气皆滞也”^{[5]1231},重视肺在调畅气机中的作用,强调“大气一转,其气乃散”。遣方用药或以小陷胸汤、雪羹、紫菀、白前、枇杷叶、旋覆花、丝瓜络诸品降气导痰,或以薤白、白蔻、佩兰等味芳香化浊,运转枢机。后学者多以此为孟英独得之秘,而不知景岳已造其端。

综上所述,王孟英在情志之郁所致诸疾方面,继承了张景岳在辨证方面首重心神的主张,并从清泻心火、平补心脾、重镇安神、清养心阴、芳香开窍五个方面对心神进行调养;在情志之郁所致诸病中虚证的辨证方面,王孟英在发病久暂、脾胃气虚、肝肾精亏的基础上,补出了年龄因素和营阴久耗两个方面,使景岳学说更为完备。而治疗上王孟英则受景岳启发,将芳香涤痰,宣通大气,斡旋气机的治法大量用于情志之郁的治疗当中,丰富了情志之郁所致诸疾的治疗方法,对拓宽临床思路做出了一定贡献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林秋贤,汪潮湖,白建杰,等.从七情角度探讨郁证的辨证论治[J].中医药信息,2012,29(4):8.
- [2] 畅洪昇,段晓华,梁吉春,等.中医郁证学说源流探析[J].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,2011,34(10):653.
- [3] 张景岳.景岳全书[M]//李继明.中医临床必读丛书合订本:综合性著作卷(一).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2011.
- [4] 邹澍.本经疏证[M].北京:学苑出版社,2009:29.
- [5] 盛增秀.重订王孟英医案[M].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2011.
- [6] 王士雄.王孟英医学全书[M].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2013:353.
- [7] 王士雄,撰.石念祖,绎注.王孟英医案绎注[M].北京:学苑出版社,2010:123.

第一作者:蓝皓月(1992—),男,硕士研究生,中医学临床专业。yinghuayue123@sina.com

收稿日期:2016-05-29

编辑:吕慰秋